

旁白 8月31日,见字如面刊登“一个汉阳伢”的征友来信《只想被你温柔对待》,不少读者来信要求和他联系,编辑均予以转交。现从中遴选一篇,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刊登于此。以代表回信者的心声。

# 秋天来临,想和你一起看风景

您好,见字如面:

现在是在2号线的地铁上,很高兴在9月读到这样的一封信,然后有了回信的冲动,我还是很容易被文字感动的人,多年来没变。

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做了比较重大的一个决定,告别了多年的朋友、同事、工作回了武汉。其实过程并不轻松,从大学到工作在云南呆了近十年,那里的天气那里的味道那里的人情世故早在不知不觉刻入我的骨血,撕掉是会痛的,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以为像见惯了的毕业告别一样,可是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会忽然莫名地想吃一道地道的云南菜,也会在人群里看到一个似曾相似的背影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在云南的前同事。

而武汉呢?我常常惊诧于一座省会城市如此的接地气。去年的冬天几乎都在与感冒抗争。夏天来的时候,热浪常常劈头盖脸,我以为我过不去了,可眼见着夏天要结束了,而我也还好好的人。人呐,也挺坚强的。对武汉诸多不满的改变几乎发生在一瞬间,有一天去找一个朋友,偶然走进了一个小巷子,早点铺子错落有致,油条还冒着热气,水

果摊琳琅满目,西瓜的味道飘在空气中,穿着拖鞋的男男女女拎着早点,远处晒出来的衣服色彩缤纷,小巷里不断地回荡着狗吠,忽然觉得这样的烟火气有些许的迷人,武汉还是值得去看的,那些藏在城市里的美等着我去发现去体会。

可能是本性如此,时常会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也曾经因为对环境的失望,陷于一种深度的悲观中。所幸在我走进死胡同的时候,李健的歌治愈着我,那首《临江仙》把苏轼再一次推到我眼前,那个在困境里寻找乐趣的人。人生或许很长,也可能很短,而我们应该好好过的只是此刻而已,太宏大的东西把握不了,且让自己尽量高兴着吧。是的,在俗世里那些细碎的时刻也是很幸福的,比如跟朋友一起吃一顿火锅,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看过的某一本书,去到某个地方,甚至一部电影一首歌,快乐也许不是大事,它在生活各处。

目前的工作,不算太闲但也还能应对,于是希望有个人一起看看风景的愿望在秋天来临之际变得强烈。(请转“一个汉阳伢”,谢谢)

木瓜

2017年9月4日

## 她在信里喊他二哥,不是从文,不是老沈

文 江昭和

从前我只是听说,沈从文对张兆和情有独钟,为了追求她,不惜冒着极大的风险——被套上“德行有亏”的骂名。

毕竟,那一年,他站在讲台上贵为人师,而她不过是一个温婉娴静、小心谨慎的女学生。

后来,我读了《湘行散记》里头,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几封拳拳深情的信,忽然获得领悟,这个女人,他果然不曾看走眼。

尽管从日后书信来看,两人婚后矛盾重重。抗战爆发,北京失陷,沈从文央求她随他南下,张兆和却以孩子需要照顾等为由,一再拖延,留在北京。沈从文不善理财,又爱收藏古董,导致生活拮据。张兆和信中指责丈夫不知节俭。沈从文则怀疑她不爱他,爱的只是他的信。

但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曾是一对相亲相爱的佳偶。

那时候,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信,她在信里喊他二哥,不是从文,不是老沈,也不是其他的什么,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旁人不能沾光的亲昵。

她在信里写:

“天气不好。你走后,大风也刮起来了,像是欺负人,发了狂似的到处粗暴地吼。这时候,夜间十点钟,听着树枝干间的怪声,想到你也许正下车,也许正过江,也许正紧随着一伙行李脚夫,默默地走那必须走的三里路。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

她本来在此地,无病无痛,无灾无难,屋子里也温暖,但是她心里不安,因为她的心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她的心里还装着另一个在外头,跋山涉水、栉风沐雨的人,所以她忧心忡忡。

爱将他们密密实地结合在一处,仿佛两片紧紧相拥的霜花,即便偶尔天各一方,但是心底最深处,还是记着对方的那一点温与凉。

写信之时,沈从文正在去往湘地探母亲的病,顺便见见亲友的路上,她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他的安危,她无时无刻不在念想着重逢的时间。

她想大大方方地要他“陌上花开,缓缓归矣”,却也难免流露为人妻的一点私心。但还是仔细嘱咐沈从文记得走亲访友的具体事宜。

因为爱他,才舍得为他分出一缕柔肠,因为爱他,才舍得如此悉心体谅。

沈从文是个会讲情话的人,他向张兆和表白时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

我们一直以为张兆和没有爱过沈从文,因为极少看到她炙热的文字。但是这些婚姻之初的书信泄露了她的心思。原来她也是小女生一样爱过沈从文的,只是后来因为战乱、因为世事多艰、因为日复一日的琐事的搅扰,那轻灵而稚嫩的爱的根芽被深埋于心,不再轻易破土而出了吧。

## 看是画忽非画 但觉松风生四壁

文 丛丽姝

武汉市收藏家协会文献专业委员会收藏家肖琴学收藏有一份珍贵的书信。书信写于一方手帕大小的纸上。上面录有我国著名书法家、诗人沈尹默写给著名画家傅抱石的一封信。

书信的起因是汪旭初先生为傅抱石的画题写了一篇赋,沈尹默将其“录奉”于傅抱石。而傅抱石为之神驰,在文后写下感慨。两者文字均为竖行书写。清朗有致,展之若画。

沈尹默写给傅抱石的信,抬头并无一般书信前的称谓,起笔即写。“画手声名籍籍,不及西江傅抱石。”只在信的最后,寥寥几笔写出录奉的经过,再写“雅正”两字并落款。谦和蕴藉之气,虽岁隔久远,仍可体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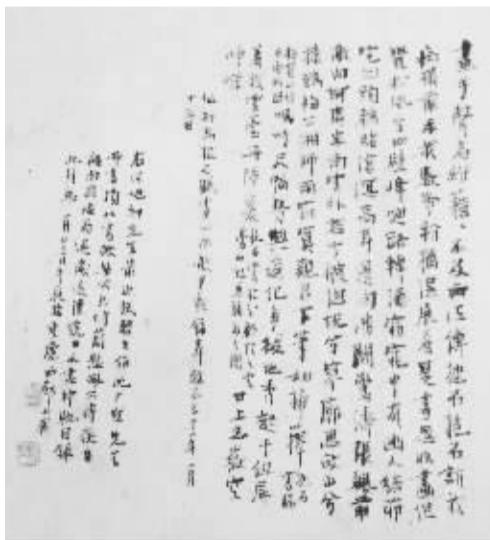
沈尹默被称为“民国帖学第一”。民国初年,书坛即有南沈北于之说,北指陕西于右任,南即是浙江沈尹默。陈独秀曾批沈尹默,说他的书法俗之在骨。沈尹默闻之触动,后临写北碑以养厚重、古拙之气,并贯通篆、隶、楷、行、草于一脉。终“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徐平羽评)。

沈尹默还是一位诗人,写有白话诗《月夜》“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不过,生活中的他却不像诗书中那般倜傥。近视高达2000度,还患白内障,走道看人费劲,写字更是吃力。但看他写给傅抱石的信,谁又会相信这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所写?

书信落款为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一月二十三日傅抱石在原信后附言。“自离南泉俦尔逾岁,追怀暹日,不尽神驰,因录之将意。”最后题署为重庆西郊山斋。

这是抗战时期,傅抱石携全家在重庆沙坪坝金刚坡所居住处之别称。在重庆,傅抱石创作《屈子行吟图》,描绘形容枯槁的屈原仰天长叹,也常绘巴山夜雨之景,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独特的“抱石皴”。

重庆时期,傅抱石、沈尹默,包括赵清阁等人都是好友。他们之间的往来,于此信可见一斑。风



雨飘摇的日子,仍有人不曾丢掉那种认真到较真的范儿。

这封信写后半年多,日本投降。沈尹默、傅抱石等相继离开重庆。

斯人已逝。但这一片薄薄的信笺,仍可让我们重回过去,那些有趣生命的音容笑貌也会重现在眼前。

■征稿函 有话想说,投信到见字如面信箱;自诩文笔老到,热心快肠,可毛遂自荐,做回信人;想与写信或回信的朋友交流,一样可发信(请注明交某某,编辑会转交)。

■联系方式

邮箱3504460168@qq.com

■电话

18674072537